

November 2015

Style-Breaking in Song-Dynasty Ci-Poetry and Its Acceptance in the Context of "Flexible Method"

Xiaoli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Xiaoli. 2015. "Style-Breaking in Song-Dynasty Ci-Poetry and Its Acceptance in the Context of "Flexible Metho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6): pp.93-10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6/1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活法”视野下的宋词“破体”现象及其接受

王晓骊

摘要:以“法度”和“变化”为核心的“活法”思想集中体现了两宋文人求新求变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宋代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在整体上深刻影响了宋代文学的发展。宋词“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等“破体”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活法”思想在词学领域渗透的结果。宋元词论中蕴含着不少与“活法”暗合的表述;擅长“破体”的词人,大多深受“活法”思想的影响。“破体”为词的具体创作行为高度符合当时文人对“活法”的理解。宋词“破体”行为既提升了宋词的境界,又丰富了宋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胸中之活法”和“纸上之活法”的体现。而宋代文人对“破体”现象接受态度的转变,则体现了“活法”对宋代词学思想的浸润过程。

关键词:“活法”; 宋词; 破体

作者简介:王晓骊,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电子邮箱: wxl1970@163.com 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唐宋词传播接受史”[项目编号: 11bzw040]阶段性成果。

Title: Style-Breaking in Song-Dynasty Ci-Poetry and Its Acceptance in the Context of “Flexible Method”

Abstract: The idea of “flexible method” in composing ci-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has two essential elements of “rule” and “change,” and this idea embodies the pursuit of literary innovation in the Song Dynasties.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etic theory and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evolution in the Song Dynasties. The style-breaking methods such as “composing ci-poems like regulated poems” and “composing ci-poems like prose” were in effect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idea of “flexible method” in the field of ci-poetics. There has been much elucidation in the Song and Yuan commentaries on ci-poetry that echoes the idea of style-breaking, and those ci-poets who excelled in style-breaking were mostly influenced by the idea of flexible method. Style-breaking not only raised the artistic realm but also enriched the mean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of ci-poem, corresponding to the “flexible method” in terms of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f ci-poem composition, while the acceptance of the idea reflected the its influence in poetics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flexible method; Song-Dynasty ci-poetry; style-breaking

Author: Wang Xiaoli, D. Litt,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wxl1970@163.com.

作为宋代诗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活法”说一般被认为是由吕本中正式提出并具体阐释的,这一理论提出与江西诗派自我调整密不可分,并对南宋诗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活法”说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一方面,从理论本身的成熟度和影响力来看,“活法”说的“署名权”固当归于吕本中,但是,

“活法”思想及其影响却并非仅限于南宋。从北宋天圣年间诗人胡宿初提“诗中活法”(邓国军曾明 44),经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实践,这一思想俨然已成为宋诗发展的重要理论引导,诚如有学者所云“宋代诗论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归结到‘活法’的理论概括之下,而呈现其有机的内在联系,举此一纲,可掣众目,挽住‘活法’,可以

洞悉宋诗转变之大势,又可观照宋代诗论中许多说法的共同基质”(张晶 87-88)。另一方面,“活法”思想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诗歌的范围,如祝尚书先生《论南宋的文章“活法”》认为“南宋文章学界一直涌动着主张‘活法’的潮流,也许‘调门’不如诗界高,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其势头却一点也不逊色”(60)。宋代词学思想未出现明确“活法”之说,但“活法”思想对词人和词学思想的浸润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宋词“破体”现象,并直接影响时人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接受。

一、法度与变化“活法”核心要素解析

吕本中《夏均父集序》曾对“活法”作过较为具体的阐述: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2907)

可知,“活法”实际上包含了两大理论要素:一为法度,二为变化。而后人对“活法”的讨论往往集中于后者,强调宋代诗人“自新”“自立”的诗艺创新精神,却忽视了宋人之创新是建立在法度基础之上的基本事实,也就是说“活法”的前提和基础是“法”,无“法”则无所谓“活法”。所谓“活法”,不过是“法”的一种运用而已。

法度亦即规矩,不仅是江西诗派诗学主张核心,也是北宋绝大多数诗人的主张。据《王直方诗话》:“(王禹锡)尝作《贺知县喜雨诗》云‘打叶雨拳随手去,吹凉风口逐人来’,自以为得意。东坡见之曰‘十六郎作诗怎得如此不入规矩?’”(王直方 1146)。可见即便是主张“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诗颂》)的苏轼也不否认规矩的重要性。再如李之仪《杂题跋》其一:“作诗字字要有来处,但将老杜诗细考之,方见其工。若无来处,即谓乱道亦可也。王舒王解字云‘诗从言从

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可不信哉!”(91)。罗璧《识遗》卷九曾专释王安石“诗从寺”之说“王临川谓诗制字从寺,九寺,九卿所居,国以致理,乃理法所也。释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严密之役,皆谓法禁所在。诗从寺,谓理法语也”(116)。可见王安石对诗歌是主张严守法度的,而李之仪则深以为然。

江西诗派宗主黄庭坚对法度的重视更为突出。如《论作诗文》:“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1684);又《与赵伯充》:“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贫,作法于贪,弊将若何?要须读得通贯,因人讲之。百许年来诗非无好处,但不用学,亦如字,要须以钟、王为师”(1371)。相比之下,陈师道对法度和规矩的讲求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云“学诗当以杜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304)。又云“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后韩,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矣”(305)。其一,陈师道主张以杜甫为师,因其规矩而循其法度。其二,强调循序渐进,学诗当从有意为工入手,最后至于无意为诗而诗自工的境界;而在有意为工阶段,则当由黄而韩,因为黄有规矩可循,而韩以才高取胜。

而即便是标举“活法”的吕本中仍然没有放弃对法度的坚持。他讲变化者,必先导之以法度,如其《童蒙诗训》云“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吕本中 2902)。只是相比于黄、陈之独尊老杜,吕本中更强调遍考精取,尤其重视不拘一法、天才横溢的诗人作家,“读《庄子》令人意宽思大敢作。读《左传》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书不可偏废也。近世读东坡、鲁直诗亦类此”(2897)。可见,吕本中的“活法”并不否定法度,只是把天才型的庄子、李白和苏轼也纳入了师法的对象之中,从而拓展了法度的范围。由此可见,“活法”说求变化以自立的诗学追求背后,是诗歌高度成熟前提下的新法度的建立。

同时,法度只是“活法”前提,“活法”实质在于变化。面对先秦以来丰厚又不乏沉重的文化遗

产,宋人的创新意识非常显著。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云“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不足以唐,亦不足以宋也”(1502)。宋人变唐当然是有心的,通过“变”而自成一家是宋代文人共同努力的方向,而一个“活”字正是宋人创新变化的着力点。如苏轼《信道智法说》:“法而不智,则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智,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则道凝;以智先法,则法活”(《东坡志林》64)。黄庭坚《跋东坡水陆赞》则云“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出尔!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为律,后王所示以为令’”(772)。

但从文学实践角度看,如何变化却是个难题。即以吕本中为例,他虽对“活法”有清晰的论述,但于具体方法的讨论却颇模糊“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2908)。如何在遍考精取中寻找变化之道,吕本中归以“悟入”,对一般学诗者而言显然是难得其要的。更何况在不断模仿演练已成为习惯与“陈套”的文学创作态势下,创新和变化就更为困难。一方面固然需要作者有空中转身的才华,另一方面,寻找外在的借力点显得更为现实。犹如行舟三峡,即便是最高明的船夫篙师,也需要以手中的长篙触点岸边或水中的礁石,才能阻止船只顺水疾行,失去控制。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外在的借力点就是其他艺术形式。

事实上,在吕本中之前,文体之间的借鉴已成为宋诗及其他宋代文学创新的重要方法。与前人相比,宋代文人融会贯通的能力非常显著。一方面,韩愈的“以文为诗”在宋代得到发扬光大,诚如清人赵翼《瓯北诗话》所谓“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56);方东树《昭昧詹言》也说“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232)。另一方面,以赋为诗、以诗为文、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等“借力”行为在文学创作领域大量存在,甚至新兴的民间杂剧都成为借鉴对象,如黄庭坚云“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转引自王直方1148);张元干《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也说“文章盖自造化窟中来,元气融结胸次,古今谓之活法。所以血脉贯穿,首尾俱应,如常山蛇势;又如风行水上,自然

成文;又如优人作戏,出场要须留笑,退思有味”(曾枣庄刘琳418)。而在接受领域,破体出位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关注,颇多肯定,曾季狸《艇斋诗话》就盛赞东坡“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323)。陈善《扞虱新话》上集卷一:“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谢元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所谓诗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虽不用偶俪,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调,步骤驰骋,亦有节奏。’此所谓文中有诗也”(3)。这完全可看作是对文体借鉴与“活法”关系的阐述。

综上,在宋人眼中,法度是变化的基础,变化则是法度常新的保证。法度未立而高谈变化,固如无本之木;陈习相因而墨守常规,则必无力自新,作为“活法”的核心思想,这一理念已为宋代文人普遍接受。而在创作实践中,各种文体间的借鉴也已成为实现“活法”的重要途径。作为晚起的文学样式,宋词在文人化的过程中无法排除诗歌理论的引导和影响。而且,由于宋代大多数词人身兼诗人和文人的多重身份,作为同一创作主体,诗歌和散文的创作经验和理念都不可避免地影响词的创作:一方面对诗文创作规律的驾轻就熟,使“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成为不少词人自然而然的创作行为;另一方面,“活法”思想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的活跃,必然对词学观念的更新起到促进作用,从而推动词人突破词“本色”论束缚,以获得词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不断创新的发展。

二、“活法”思想的浸润与宋词中的“破体”现象

由于词学思想相对“晚熟”,宋代词人并未公开标举“活法”之说。然而,检视宋元词论,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不少与“活法”暗合的表述。一方面,这一时期主要词学著作都花了大量篇幅强调法度(包括韵律、章法、用字等方面)的重要性,如沈义父《乐府指迷》就是为“子侄辈”指示作词之法的词论著作;另一方面,词人们又往往主张变化和创新,有的强调造语无定法,如王灼《碧鸡漫志》:“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汉以后皆有;造

语险易,则无定法。今必以‘斜阳芳草’‘淡烟细雨’绳墨后来作者,愚甚矣”(85);有的推举自立新意,如张炎《词源》:“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260),杨缵《杨守斋作词五要》:“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诗词意为之,则蹈袭无足奇者。须自作不经人道语,或翻前人意,便觉出奇”(267);有的以“悟入”为正法眼藏,如陆辅之《词旨》:“学者必在心传耳传,以心会意,当有悟入处。然须跳出窠臼外,时出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则为人贱仆矣”(303)。这些论述都与“活法”说的核心观点一致。而“活法”说的话语方式也对词法的具体论述产生了一定影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凡作诗词,要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321)、陆辅之《词旨》:“制词须布置停匀,血脉贯穿。过片不可断曲意,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303),其取喻与张元干《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论“活法”如出一辙“文章盖自造化窟中来,元气融结胸次,古今谓之活法。所以血脉贯穿,首尾俱应,如常山蛇势”(曾枣庄 刘琳 418)。这都说明“活法”在词学领域的渗透。

而“活法”对词体更为深远的影响则表现在“破体”现象的出现。所谓“破体”,“就是破坏旧的文体,创立新的文体,或借用旧名,创立一种新的表达法,或打破旧的表达法,另立新名”(周振甫 170)。本文所讨论的“破体”是指在词体框架中展开的创新行为,具体而言,即“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词学领域的“破体”是与“尊体”并存的一对范畴,“尊体”重宋词规矩的建立和遵守,“破体”则注重变化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宋诗“活法”思想在词学领域的延伸。

首先,擅长“破体”的词人,大多深受“活法”思想影响。如作为“以诗为词”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苏轼本人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活法”思想,有学者甚至认为他是“活法”说的完善和集大成者(曾明 135)。苏轼从“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2181)的哲学观出发,遵循“随物赋形”的自由法则,追求“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2210)的审美境界,在各体文学创作中每每出现大胆的创新之举。正如清代许昂霄所论“东坡自评其文云‘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唯词亦然”(1574)。而作为“以文为词”开创者的辛弃疾则在其《水调歌头·赋松菊堂》

中高唱“活法”:“素琴浊酒唤客,端有古人风。却怪青山能巧,政尔横看成岭,转面已成峰。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

再如姜夔援江西诗风入词,是以诗为词又能保持词婉约本色的成功典范。他虽没有在论词时标举“活法”,但却在词的创作中贯彻了“活法”思想。姜夔于《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中自述自己的学诗道路和诗歌理想“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追求的是“自出机轴,宣有可观”的自得境界(1)。在词的创作上,词人虽反向而行,以江西诗法救婉约词疲弱之病,但于“自出机轴”上与其诗歌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南宋俞成《萤雪丛说》云“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7)。姜白石之前既有《花间》、柳永、周邦彦这样的婉约典范,又有苏轼、辛弃疾这样的豪放大家,不管学哪家,都可能落入“邯郸学步”“屋下架屋”的境地。对诗而言,学黄(庭坚)则病,但江西诗法之瘦硬刚劲却能有效解决当时词发展的困境。在诗人们纷纷批评和摒弃江西诗派时,姜夔却援江西诗法入词,从而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这是对“活法”思想最有效的运用。而在姜夔的诗论《白石道人诗说》中还有直接涉及“活法”的论述“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67)。刘熙载《艺概》曾指出其词法可于诗法见之“姜白石词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于其《诗说》见之,曰‘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119)。可见,诗歌之“活法”在具体作法上也直接影响了白石词。

其余如张元干在《跋苏诏君赠王道士诗后》中云“文章盖自造化窟中来,元气融结胸次,古今谓之活法”(曾枣庄 刘琳 418);张孝祥《题杨梦锡客亭类稿后》认为“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则能今而不能古”(曾枣庄 刘琳 86);辛派词人陈亮论文也有明显的“活法”倾向,“尝见陈同甫亮在太学议论作文之法,〔……〕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尽也”(俞成 7);陆游则是“活法”说的忠实履践者,他的诗因此深得同样倡导“活法”的曾几的认可。这些文人在作词时,不

约而同地走上了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的“破体”道路,不能否认,“活法”的创新思想对此有着直接的影响。有学者曾云“论者往往称南宋爱国诗人为‘豪放派’,正是指他们的作品中情感内容对于形式技法的解放。由‘活法’而至‘豪放’,是宋诗学内在规律的逻辑发展”(周裕锴 236)。必须承认,这一说法更符合宋词“豪放派”的实际。

其次,从创作行为本身来看,“破体”为词符合当时文人对“活法”的理解。南宋俞成《萤雪丛说》曾将“活法”分为“胸中之活法”和“纸上之活法”两大类:

伊川先生尝说《中庸》“鸢飞戾天”,须知天上更有天“鱼跃于渊”,须知渊中更有地。会得这个道理,便活泼泼地。吴处厚常作《剪刀赋》,第五隔对“去爪为牺,救汤王之旱岁;断须烧药,活唐帝之功臣”。当时屡窜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鳞,顿悟“活”字,不觉手舞足蹈。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杨万里又从而序之,若曰:学者属文,当悟活法。所谓活法者,要当优游厌饫。是皆有得于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于伊川之说得之;有纸上之活法,蒙于处厚、居仁、万里之说得之。(7)

所谓“胸中之活法”,即以程颐对《中庸》“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程颢 程颐 59)的解读为核心,而在俞成的理解中,鸢鱼之境在于天上更有天,渊中更有地,可见,俞成主张从胸襟的拓展来实现诗境的创新;所谓“纸上之活法”,在俞成看来,吴处厚之“活”字、吕本中之“有入”、杨万里之“优游厌饫”都属于文法和诗法,更确切地说,属于句法。而“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不仅在风格、句法上实现了文人词的创新,而且有效地提高了词的品格、拓展了词的境界,正是“纸上之活法”和“胸中之活法”在词学领域的实现。

从“胸中之活法”来看,“破体”的着眼点虽然在于词体本身的改革,而其落脚点则往往在于词境的开拓。在苏轼之前,文人词存在着两种典型风格,一种以《花间集》为代表,另一种则以柳永

为代表,前者失之于“艳”,后者失之于“俗”。苏轼“以诗为词”就是用文人精神来淘洗陈习,拓展境界,从而将文人词从青楼艳歌和里巷俗曲中濯拔出来,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正如汤衡《张紫微雅词序》所言:

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宋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东坡虑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无一毫浮靡之气,寓以诗人句法,实自东坡发之也。(金启华 164)

辛弃疾之于词史的贡献也与此相类。与宋代的其他词人相比,辛弃疾具有鲜明的军人性格,时人黄幹《与辛稼轩侍郎书》称其“果毅之资,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辛更儒 56)。这种性格和胸襟虽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但其赋予文人词雄健刚劲的风格和气势,却造就了文人词发展的又一高峰。诚如范开《稼轩词序》所总结的

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邓广铭 596)

从“纸上之活法”而言,苏、辛二人的“破体”为词直接引发了词在句法、章法以及风格等各方面的创新突变。夏承焘先生曾在《东坡乐府笺序》中从四个方面列举苏轼创格之举:一是以议论为词,“溯其源实出坡之《如梦令》《无愁可解》”;二为摭经子入词,“坡之《醉翁操》《西江月》《浣溪纱》为其权舆”;三为“寓以诗人句法”,隐括前人诗歌入词,发自坡公;四为“诗人制题之风,浸淫及词,□其朔亦必及坡”(836-37)。同样,辛弃疾在创作手法上的以议论为词、在典故运用上援经史入词、在章法结构上借用古文手段等等,对词艺术形式的发展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三、宋词法度的建立与“破体” 现象的广泛接受

然而,众所周知,宋词领域中的“破体”现象并非从一开始就广为接受,事实上,“以诗为词”曾经受到很多词人的批评和排斥。持此意见者,不仅有婉约词人,如李清照《词论》:“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267),而且包括了苏门词人。其中持论最严厉的当属陈师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309);另一位苏门词人晁补之则云“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吴曾 469),虽然对苏词巧加回护,但从他对黄庭坚词“着腔子唱好诗”的批评,可以看出他对“以诗为词”也是大不以为然的。然而,南渡之后,对苏轼“以诗为词”的评价却出现了全面大转折。比较典型的如胡寅《酒边集序》:“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595);王灼《碧鸡漫志》的态度更为激烈:

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85)

从此,苏轼词几乎再未因其“以诗为词”而受苛责,相反俨然已成为宋词宗主。而随着词日益成为案头之物,援诗入词、甚至援文为词也日益成为文人词重要的创作手法。究其原因,除南渡后的“崇苏”之风,还与宋词本身的发展直接相关。

诚如上文所论,“活法”的前提是法度的建立,“以诗为词”这种“破体”行为的广泛接受也必须建立在宋词法度的完善基础之上。相比于诗,宋词法度的建立要晚得多。词从市井民间进入文人阶层,其文人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法度形成的过程,诚如梁启超《词学例言》所谓“声音之道以大别言之。一曰语言,一曰歌曲。举凡意志于情感

之表示,缓由于此。其发于自然者谓之天籁。渐进而具格律者即称艺术。是故艺术化之一语,实含有规矩准绳之意义焉”(1)。可见,语言和格律的规范化是宋词法度建立的重要标志。

在宋词格律化的过程中,两宋之交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首先,从创作的层面,周邦彦完成了词乐的格律化。周邦彦是继柳永之后又一位致力于发展词乐、创新词调的词人。他所创的新调有的来自于大晟府雅乐,如《六丑》《兰陵王》等。有的则来自于民间俗乐,^①对于这些民间词调,周邦彦进行了格律化的改造。如《浪淘沙》词原为小令,柳永将之衍为三段三叠的长调《浪淘沙慢》,打破了原来的体制和格式,扩大了词的容量,句式繁复而韵位稀疏,整体给人杂乱无章的感觉。周邦彦则用严格整齐的用韵来加以统领,从而改变了柳永原调的“放荡不羁”,成为格律化典范(施议对 251-53)。词调的规范化、标准化迎合了文人词创作需要,“美成当徽庙时,提举大晟乐府,每制一调,名流辄依律赓唱,独东楚方千里、乐安杨泽民有《和清真全词》各一卷,或合为《三英集》行世”(毛晋 384)。可见,至周邦彦提举大晟府后,依声填词已开始为依律赓和所代替,甚至出现了以周邦彦词调为范本的词集。

从理论层面上,李清照《词论》严分诗词,尤其强调了词在格律上的要求:

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韵,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267)

需要注意的是,李清照对词可歌合乐的要求是落实在字声之上的,也就是说,在她看来,词“别是一家”的体性特征可以通过案头细究,而非必由实际之歌唱而获得。这可以视为是词格律化的最早的理论体现。

同时,周邦彦和李清照所完成的并不仅限于词的格律化,创作和理论也包含对词语言和结构等方面的规范化。南宋刘肃《片玉集序》评论清真词“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

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欢筵歌席,率知崇爱”(320)。可见,周邦彦词已俨然成为此后词坛的法度所在,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云:“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用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学者看词,当以《周词集解》为冠”(277-78)。而李清照《词论》对词“别是一家”的规定,除了音律的限制外,还包括“铺叙”“重典”“故实”等表现手法方面的规定(李清照 267)。

夏承焘先生在《评李清照的词论》中曾指出:“(李清照)和周邦彦是同时代的作家;若拿她这些议论、见解来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却正是‘波澜莫二’。他们两人并不曾见过面,而创作道路却如此不谋而合!我们若参阅一些北宋末年的词篇,便可以推想得到:李清照这篇文章虽然只表示她的个人的主张,其实是足以代表当时多数人的见解的”(《月轮山词论集》255)。李清照和周邦彦在理论和创作上的不谋而合显然是不能简单归之于巧合的,这恰恰说明,宋词法度的建立正是在南北宋之交。而宋词领域与“活法”相关的行为只有在此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词人的普遍赞同。

同时,如同江西诗派在南渡后遭遇创新困境一样,文人词较为严格和狭隘的法度又成为限制宋词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对这些法度的变化又成为词人面对的新问题。如果说宋词法度的建立是“破体”接受的前提,那么词人的新变要求则是其内在动力。让我们回到上文所引胡寅和王灼对苏轼词的评论。除文字表达的不同,胡、王之说实际上有共同的针对性,即此前女性化的审美风格和骀荡卑俗的文学地位。鲟阳居士在《复雅歌词序》中也曾批评唐宋词家“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褻不可闻之语。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金启华 364)。对于此创作现状,苏轼的“以诗为词”被看作是有效的补救方式。此外,宋词到南渡以后实际上也遇到了受“陈规”约束的问题,虽然这些“陈规”建立的时间并不长。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就批评当时词人:“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澜小。谢无逸字字求工,不敢辄下一语,如刻削通草人,都无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则独无逸乎。曰,类多有之,此最著者尔”

(83)。可见,南渡前后的词坛不但未免艳俗之弊,而且还陷入了“波澜小”“力不足”的困境,后者与南宋江西诗派的发展困境有一定的相似性。“破体”为词适应了词坛求新求变的发展要求,因此受到词人的广泛接受。诚如夏承焘先生《东坡乐府笺序》中所论,南宋词人的创作多少受苏轼影响,不管是以议论为词,还是引经史子集入词,抑或隐括前人诗歌为词,这些南宋词坛常见的现象均可溯源至苏轼(836-37)。可见苏轼在各方面的创新都得到了广泛认可和继承。而辛词“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邓广铭 599),也影响了一大批南宋词人,一时蔚为风气,形成了“以文为词”的风尚。可见到了南宋,除一些较为保守的词人,“破体”行为已不再为文人所普遍抗拒。一方面是因“活法”说之畅行带来开放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宋词法度建立后的创新要求。

作为一种文学理念而存在的“活法”思想,其影响首先表现于对文人文学思维方式的整体性改变。借助于包括作者和读者在内的文学主体,这种以突破成规、自立一家为宗旨的文学追求得以贯穿于各体文学的创作和评论之中。作为较晚出现的文人词,如果没有“活法”思想的推动,也许它还要在“花间”范式中徘徊很久。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种含蓄委婉、艳丽清浅的风格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形态,但是,如果词只以这一种面目流传后世,其审美价值无疑是大打折扣的。这再次证明了思想或理论的力量之所在。

注释 [Notes]

① 据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周邦彦词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故可知其乐还是以俗乐为多。参见徐闻孚注《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53页。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陈善《扞虱新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Chen, Shan. *New Talks from Flea-Pinchi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9.]

陈师道“后山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Chen, Shidao. “The Poem Theory of Houshan”. *The Poem Theories in all the Past Dynasties*. Ed. He, Wen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程颢 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Cheng, Hao, and Cheng, Yi. *The Colletion of Cheng*

- Brother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Deng, Guangming. *Annotation and Chronicle of Jiaxuan Ci-poem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邓国军 曾明“诗学‘活法’说不始于吕本中——兼论胡宿对西昆体的继承与突破”,《文学遗产》5(2009):44—52。
- [Deng, Guojun, and Zeng Ming. “The Poetic Theory of ‘Flexible Method’ Not Started from Lv Benzong.” *Literary Heritage* 5(2009):44—52.]
- 方东树《昭昧詹言》,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 [Fang, Dongshu. *Zhaomei Zhanyan*. Collated. Wang Shaoyi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1.]
- 胡寅“酒边集序”,载吴讷《百家词》。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2年。
- [Hu, Yin. “Preface of Jiubian Collection.” *One Hundred Poets’ Ci-Poems*. Ed. Wu Ne.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Books Store Press, 1992.]
-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 [Hu, Zi. *A Sequel to Tiaoxiyuyin Remark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2.]
-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刘琳等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 [Huang, Tingjian. *Complete Works of Huang Tingjian*. Collated. Liu Lin, et al.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姜夔《白石诗词集》,夏承焘校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 [Jiang, Kui. *Collected Poems of Baishi*. Collated. Xia Chengta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9.]
- 金启华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 [Jin, Qihua, ed. *Collected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Collections of the Tang and Song Ci-Poetry*.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1990.]
- 李清照《李清照集笺注》,徐培均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Li, Qingzhao.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Li Qingzhao*. Collated. Xu Peiju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李之仪“杂题跋”,《姑溪居士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 [Li, Zhiyi. “Miscellaneous Comments.” *Complete Works of Guxi Lay Buddhist*.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5.]
- 梁启勋《词学》,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
- [Liang, Qixun. *The Study of Ci-Poetry*. Beijing: Cathay Bookshop, 1985.]
- 刘肃“片玉集序”,《彊村丛书》,朱孝臧辑校。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 [Liu, Su. “Preface of Pianyu Collection.” *A Book Series of Qiangcun*. Ed. Zhu Xiaozang.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89.]
- 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Liu, Xizai. *Discourse on Art*.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78.]
- 陆辅之“词旨”,载唐圭璋辑《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Lu, Fuzhi. “Essence of Ci-Poetry.”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Ci-Poetry*. Ed. Tang Guizh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罗璧《识遗》,王建、田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
- [Luo, Bi. *The Neglected Retrieved*. Collated. Wang Jian and Tian Ji.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0.]
- 吕本中“吕本中诗话”,载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
- [Lv, Benzong. “The Poetry Commentaries of Lv Benzong.” *Complete Poetry Commentaries in the Song Dynasties*. Ed. Wu Wenzhi.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House, 1998.]
- 毛晋“和清真词跋”,《宋六十家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Mao, Jin. “Postscript to Responsories with Qingzhen Ci-Poem.” *Sixty Poets’ Ci-Poems from the So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沈义父“乐府指迷”,载唐圭璋辑《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Shen, Yifu. “A Guidance to Music Bureau.”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Ci-poetry*. Ed. Tang, Guizh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Shi, Yidui.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poem and Music*.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5.]
- 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Su, Shi. *The Collection of Sushi*. Collated by Kong, Fan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东坡志林》,王松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 1981 年。
- . *Dongpo Zhilin*. Collated by Wang, Songl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 王直方《王直方诗话》，载吴文治《宋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 年。
- [Wang, Zhifang. “The Poem Theory of Wang Zhifang”.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Poem Theories in Song Dynasties*. Ed. Wu Wenzhi.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House, 1998.]
- 王灼“碧鸡漫志”，载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 [Wang, Zhuo. “Biji Manzhi”,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Ci-Poetry*. Ed. Tang Guizh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吴曾《能改斋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
- [Wu, Zeng. *Casual Writings from Nenggai Stud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夏承焘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
- [Xia, Chengtao. “Essays on Ci-Poetry from Yuelun Mountain.” *Collected Works of Xia Chengtao*.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东坡乐府笺序”，《东坡词年编年笺证》，薛瑞生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
- [——. “Preface to Annotations to Dongpo’s Ci-Poety.” *Annotations to and a Chronicle of Dongpo Ci-Poems*. Collated. Xue Ruisheng. Xi’an: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1998.]
- 辛更儒编《辛弃疾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 [Xin, Gengru, ed. *Resources on Xin Qi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 许昂霄“词综偶评补录”，载唐圭璋辑《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 [Xu, Angxiao. “Additional Recording of Cizong Ouping.”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Ci-Poetry*. Ed. Tang Guizh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杨缵“杨守斋作词五要”，载唐圭璋辑《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 [Yang, Zuan. “Yangshouzhai’s Five Rules of Ci-Poety Composition.”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Ci-Poetry*. Ed. Tang Guizh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俞成《萤雪丛说》，收于《左氏百川学海》，左圭辑刊。武进：陶氏涉园，1927 年。
- [Yu, Cheng. “Commentaries from Yingxue.” *Zuo’s Hundred-River Sea of Learning*. Ed. Zuo Gui. Wujin: Taoshi She-garden, 1927.]
-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Yuan, Mei. *Collection Works from Xiaocang Mountain Study*. Collated. Zhou Benchu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曾季狸“艇斋诗话”，载《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 [Zeng, Jili.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Ship Study.” *A Sequel of Poetry Commentaries across the Dynasties*. Ed. Ding Fub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曾明“‘师法’与‘活法’——苏轼‘活法’说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6(2010):135-42。
- [Zeng, Ming. “Imitation or Flexibility: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Sushi’s Thought of ‘Flexible Method’.”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6(2010):135-42.]
- 曾枣庄 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年。
- [Zeng, Zaozhuang, and Liu Lin. ed. *Complete Prose of the So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6.]
- 张晶“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文学遗产》6(1989):87-95。
- [Zhang, Jing. “‘Flexible Method’ of Poetrie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Thinking Mode of Zen.” *Literary Heritage* 6(1989):87-95.]
- 张炎“词源”，载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 [Zhang, Yan. “Source of Ci-Poety.”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Ci-Poetry*. Ed. Tang Guizh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赵翼《瓯北诗话》，霍松林 胡主佑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
- [Zhao, Yi.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Oubei*. Collated. Huo Songlin and Hu Zhuyo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3.]
-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 年。
- [Zhou, Yukai. *A General Survey of Poetics Theory in the Song Dynasty*.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1997.]
- 周振甫《文章例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 [Zhou, Zhenfu. *Comments on Writings with Examples*. Beijing: China Youth Publishing Group, 2006.]
- 祝尚书“论南宋的文章‘活法’”，《北京大学学报》2(2012):60-70。
- [Zhu, Shangshu. “On the Flexible Method of Prose Writ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2(2012):60-70.]

(责任编辑:程华平)